

從湘北前線歸來（選載）

蔣宗美誌

我這次費了十幾天的工夫，到長沙前線去視察，我所到的地方，便是軍事用語上所謂第口戰區。因為湖南是一個富庶的省份，又當軍事的要衝，在湖南省境內，設有不少的傷兵醫院。我在這十幾天內，到各處的醫院去視察，有時需要坐飛機，有時需要坐火車和汽車，有時又需要應用人力車、竹轎和舢板各種交通工具，遇着傷兵醫院設在山地以內的時候，我就得步行。

這次和我一同出發視察的，還有全國婦女慰勞總會和湖南新生活運動婦女工作隊的幾個代表。那時蔣委員長正忙着舉行軍事會議，我們便趁此時機到各處去視察傷兵醫院，既節省了時間，又盡了我們分工的責任。我們無法遍歷所有的醫院，但我們很想得到關於後方治療傷兵的一般狀況，所以便決定選擇各種情況不同的醫院，來作視察的對象。

湖南傷兵醫院 我們前線英勇戰士，先後送到湖南各傷兵醫院療養的，有好幾萬人。我們曾歷親各醫院治療傷兵的種種手續，有些受傷的人，是不久纔從前線送下來的，有的已在後方醫院把創傷治好，正在準備重上前線，也有一部分

已永遠殘廢，不能為國家出力了。

我在去年，曾到過湖南，當時各處的醫院，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，但現在至少已把原來的缺點，改善到十分之六、七了，這一點，是我樂於向大家報告的。

各醫院最顯著的進步是，一般辦事人員態度的改善，各處都充滿着竭誠愛護與專心工作的空氣。一般傷兵看見他們這樣的盡心，自然很感激他們，自動遵守一切紀律和規則。我從那些傷兵言語和態度上，都可以看出他們很能信任醫院的當局，同時並很能了解醫院中人對他們的服務精神。真的，我到各處視察的時候，根本就不會聽見一個傷兵對醫院有半句抱怨的話，那些在醫院裏面服務的人，都是以全部的心力，貫注在他們的工作上面，一心一意盡力挽救那些曾為國家流血的戰士的生命，儘量減少他們的痛苦，這些院長和醫師護士們，有這樣服務的精神，所以我每到一處，都特別勉勵他們，指出他們這種工作，對於最後勝利的貢獻，實在和前線作戰的士兵一樣。

青年工作人員 我在每一個醫院裏面，都

見有各種團體自動派來協助救護傷兵的青年工作人員，他們大多數都是高中或大學學生的年齡，沒有一個不是充滿着熱情和勇氣，和這一般人談起話來，真是一件快樂的事。他們中間有些人很關心他們自己的教育，希望以後能夠繼續回校讀書，他們說：「現在我們所受的教育還不夠，假如能夠完成學業，那對於國家必能有更大的貢獻。」後來我告訴他們說：「現在大家應首先顧到國家的需要，個人問題應等到抗戰結束以後再說。」我又告訴他們，我個人可以保證他們，將來都有繼續求學的機會，決不致長期失學，他們聽了我的話，都非常快樂，大家一致表示，在國家需要他們的時候，專心一致，繼續工作下去。

我又看見很多女子替傷兵們縫補衣服，給傷兵們講故事，有的替傷兵們寫信，有的組織了歌詠隊，唱歌給傷兵們聽，以減少他們的痛苦，總是想出很多方法來，增進一般傷兵生活的愉快。

身體的清潔 最使我心裏感覺難受的，便是我看見幾個醫院裏缺乏各種藥品。幸而一般醫師和護士，都能盡量利用現有的藥物，來醫治受傷的人。有的醫院也有去虱這一類的特別設備，

他們所用的方法，當然很為簡陋，但也一樣的有效。普通一個士兵，在半點鐘以內，便可以把身上的虱除盡，用費也不過國幣兩角錢的光景。我曾答應各醫院，盡力為他們籌措必需的款項，使他們能够大規模的繼續進行這一種重要工作。身體的清潔，本來僅次於心靈的清潔，我們就撇開這一層不談也得要拿最大的注意和活動，來防止疾病的發生。

有若干醫院裏有很巧妙的淋浴設備，他們把一些五加侖汽油的洋鐵桶掛起來，上面繫着一條繩子，只須把繩子輕輕一拉，桶內的水便能濺瀉出來，並能隨意節制水勢的緩急。

我有一次親自試驗這種設備，差一點濺了一身的水，足見這種方法是很合於實用的。另一個醫院的淋浴室，則將一個盛水的木桶掛起來，所用蓮蓬式的漏斗也是自己用簡便的方法造成的，這種漏斗是用鐵釘在一塊洋鐵片上穿很多小孔而成，等到入浴的人一齊立在漏斗下面的時候，然後纔引水入槽，經過一聲命令之後，各人把繩子一拉，便可以自由的洗澡了，這樣的方法也可以節省水量的消耗。

園藝工作 後方醫院裏面的傷兵，每天的伙食錢，僅有國幣兩角五分。辦事的人，憑了這一點錢，要使傷兵得到適宜的營養，可說是一件困難的事。但有些醫院的辦事人員很得力，他們還能够在百忙中，抽點時間出來，自己種植蔬菜，或者租一塊地皮來，和那些可以出力勞動的傷兵，一齊種植，這樣也便可以克服一部分的困難了。

一般快要出院的傷兵，一方面做着這種有益的園藝工作，一方面也可以得到一點戶外的運動，可是他們養好了，便得回隊，所以他們也不能有長時間來做這種工作。

牛奶是極端稀少的，但有些醫院，却能够用大豆磨出漿來，代替牛奶。他們磨漿的工具，祇是些舊式的石磨。

難童和游擊隊 我以前在南京，擔任了遣族學校十年的董事長。這次我到各醫院視察，竟發現很多舊日的學生，在這些醫院當辦事人員，我實在覺得很高興。他們這一般人，都能够切實工作，增進其他辦事人員和傷兵的精神。

此外，我又看見各醫院裏面，都有幾個十歲到十二歲的小孩，他們都是戰區裏面的難童，隨着軍隊逃出來的。我曾告訴各醫院的當局，等到這些孩子病好了之後，便把他們送到湖南的兒童保育會去。

但有一個十四歲的孩子，聽了我的話，另有主張，他說他已經當過半年的游擊隊員，等到病好之後，他還是要回到游擊隊去的。他說：「我要等到最後勝利之後，才進學堂呢。」

永久紀念 有一個青年的傷兵對我說：「我的家在奉化，和夫人可說是同鄉。」大家都知道委員長的故鄉是浙江的奉化，所以那個青年傷兵這樣的說。我聽了他的話之後，便從我的衣袋裏，把最後的一包堅硬的牛奶糖給他，但他却捨不得吃。他說：「我要把他保存起來，作為夫人到醫院裏面來看我們的永久紀念。」

同時我又在醫院裏面，看見一批受傷的日本

俘虜，他們所受待遇，完全和我們自己的傷兵一樣。

中國人還是中國人 一般受了重傷已漸漸好起來的傷兵，看起來都很快樂和滿意。他們成天都盼望得到一點最近前線的消息。我向他們說明，我這次是從六千里路以外代表蔣委員長去慰問他們的，他們聽了，都非常高興。他們一聽到蔣委員長四個字，只要能够站起來的，無不立致敬，有的並高呼「委員長萬歲」。

後來我又向他們說，我同時又代表全國的婦女界的時候，他們又很熱烈的鼓掌歡迎。我又告訴他們海外僑胞怎樣熱心的捐款，來救助他們，大家聽到之後，都現出了滿意的笑容，並且有幾個人說：「可不是嗎，就是遠在異國，中國人畢竟還是中國人。」

婦女會的慰勞品 這次全國婦女慰勞總會，對第×戰區的每個傷兵，都贈送法幣兩元，毛巾一條，肥皂一包，和燉得很好的猪肉一碗，以表示我們對他們英勇作戰的敬意。我曾告訴他們，這些款子都是國內外熱心救國的同胞所捐助的。

我因為要看着我們給他們吃的那一碗肉，做得好不好，便囑咐辦事的人，當我面擺出來，給他們吃。他們看見我這樣的關心，都表示特別的感動。

我代表菲律賓中國婦女慰勞分會，把六面錦旗獻給前線部隊的時候，他們都很興奮。我隨便走到什麼地方，都聽見他們很高興在談着這件事。這六面錦旗當中，有三面是頒給各將領的，其

餘三面，則送給受傷的士兵，接受錦旗的三個將領是薛岳、李玉堂、關麟徵三位，至於給傷兵的錦旗，則是給第××第××以及第××後方醫院。

一件溫暖的棉大衣 一般受傷的兵士，聽到我們海外的婦女同胞這樣的關懷他們，好像很是吃驚的樣子，尤其是他們還想到從幾千里外，寄贈錦旗來送給他們。當我告訴他們，海外的僑胞是怎樣關切他們的時候，尤其是我告訴他們今年冬天因為得到海外僑胞的捐助，每人都可得一件溫暖的棉大衣的時候，有的人竟感動得流出眼淚。

因為湖南是一個產棉的區域，所以我當時會囑咐在那裏作四萬件棉大衣。這只是第一批，規定在五個星期之內做齊，其餘送給長沙前線士兵的棉大衣，則要再遲三星期，纔能做好。湖南的棉花和布疋，價錢都比別的地方賤，在當地做起來，不但可以經濟一點，並且還可以省掉運費。除掉棉大衣之外，我又囑咐趕造五十萬雙鞋子，以供湖南、江西和廣西三省軍隊之用。這些鞋子，在六個星期之內，便可以交齊。每雙的價錢，約為國幣一元五角。

那些分給各省士兵穿用的棉大衣和鞋子，我儘可能地設法即在各省之內製造，我已要求那幾省的婦女領袖，推進一個運動，動員全體鄉村婦女和他們的家屬，用我們供給的材料，每家至少製鞋兩雙或三雙。

這因為我們從事於流動戰及游擊戰的部隊，為着地形關係，非常需要鞋子，他們赤了脚或是

穿着草鞋，對他們在山地或鄉野的進展，很多妨礙，所以他們非穿鞋子不可。

很奇怪的，他們此外別無要求，這因為我們的士兵，實在有着熱烈與崇高的奮勇精神，他們傷癒以後，就渴望着立刻回到前線去。

一定是我們勝利 在廣西某地，我曾向四千位傷癒後正要開赴前線的部隊說話，我告訴他們三點，他們都悉心聽着，我第一點告訴他們每個國民應盡的義務，其次告訴他們為什麼世界上各國現在尊敬我們中華民國，第三點是為什麼最後勝利必屬於我，我問他們：「將來誰是勝利者？」他們齊聲喊道：「一定是我們中國，一定是我們中國。」他們決無懷疑的樣子。

其中有些人也受過兩三回傷，他們所以一再回到戰場去，正像他們所說的，因為「要把日本人趕出我們國境以外」，當這些傷癒的戰士離開醫院重赴前線的時候，當地的人民一定熱烈的歡迎他們，跟在他們的後面齊聲歡呼，並且還燃放鞭炮爆竹。有一天我在附近看到一批傷癒的士兵整隊前進，其時空氣裏面充滿着人們的歡呼與爆竹的聲音，他們固然非常欣快，但同時也夾雜着依依惜別之情。

人民對士兵的新精神 人民對士兵如此熱誠，這是一種新發展的可貴精神，當我在湖南廣西各地巡遊的時候，這種普遍的新氣象，簡直隨時隨地處處可以發現，士兵與民衆之間，現在莫不互相信賴，共同合作，士兵經常地幫助農民們，從事耕耘，當日軍快要接近的時候，農民們就即刻幫助軍隊，掘毀公路，和破壞一切交通。

軍民雙方確實能互相信任，他們對野蠻的日軍也全不害怕，鄉民覺得軍隊是他們的朋友，而軍隊也覺得民衆是他們的幫手，現在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，所有官兵都知道他們是為保護人民而作戰。

一種確信 我們的軍隊都有一種確信，以為日人倘要再度進攻，一定會像這次長沙之役那樣大吃敗仗，即使日軍集中了大量的重砲、機械化部隊以及空軍的火力，也只能突破我們一二不重要之點，但這種進展是得不到好處的，或者還會得不償失。

人民同軍隊一樣，也堅信日軍必將完全失敗，即使日軍竄到了他們的近邊，他們也不肯放棄耕種工作，日軍快到面前的時候，他們很懂得如何躲避，但日軍被逐退之後，他們又立刻回來耕種，他們說：「因為我們決心打敗日軍，所以不能一刻停止我們的生產勞動。」

這種合作精神的養成，大部分因為現在士兵與民衆，人人知道我們所以要抗戰的理由，以及日軍侵略我們的目標，這個道理經過種種傳導的方法，現在已為人人所瞭解了。

新生活女子服務團 我此行經過的區域裏，其中有一百名以上的新生活運動女子服務團員在工作。

她們都是我去年訓練出來的，她們的任務是與民衆保持密切的接觸，而在民衆與軍隊間作連絡工作，她們的工作很成功，我們可以從處處見到的軍民合作精神上得到證明……

工作統計 這些婦女工作人員的成績，我

們或許可以從下列的數字得到具體概念。她們所屬的團部，戰地工作服務團在一年之內，於八十六個廣大區域裏，受她們知識訓練的鄉村婦女有一一、三八八人，受她們醫藥衛生方面服務的有三七、六四〇人，此外還訓練了一五、七三八名入伍壯丁，一、五七〇名的難民，和五八、三〇五名兒童，她們最令人滿意的工作，乃是救護了二萬名的傷兵，其中一二、二八四名還受到她們知識方面的啓導呢。

分配給她們的工作區域，大都是鄉僻的地方，那裏的交通不便，文化水準很低落，而人民的外觀也很退化，她們工作的主要目的，是啓導農村人民，一致瞭解抗戰建國的要義。

此外她們還教導農民，怎樣增加食糧生產，怎樣改良衛生狀況，怎樣與軍隊合作，來協助戰事，爲什麼要實施全國精神總動員以及三民主義中民族、民權、民生的要義。

利用避日機的時間 日方的飛機仍舊繼續着殺傷我們平民，毀壞我們廬舍的暴行。當我在前線的時候，不論在公路上或在城市村鎮裏，每天總有日機來掃射與轟炸。

有許多次我們不能不躲進土溝裏去避槍彈，有兩次，我們恰好在醫院裏觀察，聽見日機來了，我們只得全體避到山野去，直到日機遠去，方始回來，可是我們利用了這強迫我們休息的時間，聽取醫院主持人管理方面及內部情形的口頭報告。

一般人民對於這兇惡的殺人怪物，雖缺少自衛工具，却都知道如何躲避。並且大家對於日方

的暴行，都已養成一種鎮定的哲學態度，這是很可玩味的。他們覺得暫時雖在受難，但正義終有重申的希望，他們的瘡痕，也必有復原的一天。有一次，警報響過後，已有相當時間，照平常的經驗，日機應該出現了，可是沒有來。我們聽見兩位慣於閒談的老太太在說話，其中一位說：「警報已響了半個多鐘頭了，爲什麼日機還沒有來呢？」另一位說：「大概是日方的汽油用完了，所以不能來了。」我想我們真盼望日方的汽油在最近就會用完。

偉大雄闊的景象 當我離開了這條偉大的戰線一路歸來，一幅幅農村活動的絕妙圖畫，深映在我記憶中，直到現在，還異常新鮮。在陽光下，層層起伏的山田，好像都在欣然微笑，有的婦女在擷取荸薺，有的在收割禾稻，還有若干婦女，她們的樣子似乎並不是做慣耕耘工作的，可是因爲男人上戰場去了，所以也負荷起這種生產工作的擔子。

他們淳樸愉快，包頭的深藍的布巾，悅目錯雜在金黄的稻穗之間，這真是彩色影片最好的佈景，同時也是畫師筆下絕妙的材料。

處處有山有水，或小或大，或怪石崢嶸，或叢林籠罩，淙淙的溪澗，迂迴曲折地掩映在綠色的山谷裏，上面點綴着整齊的果園，這裏一叢小樹，那裏一片橘林，累累成熟的果實，使樹枝都微微下垂了。上面是高山峯巒疊起，宛如撐天的巨柱，一排一排的一直展開到望不見的紫色雲霧裏，莊嚴堅實的景象，給人以偉大雄闊之感。

我還去訪問過座落於山麓小村鎮中的若干醫

院，它們都隱藏在各色開花和野樹裏面。一所面臨清溪，環境十分優美，綠水漣漪，岸旁彎彎的垂柳與開花的金桂，都在水面留下影子來，金色的桂花，因綠葉的陪襯，而益見鮮麗，臨風搖曳，光豔奪目，好像一串一串都是金子做成的。

空氣裏充滿着甜美的花香，有時傳來一兩陣村童的歡笑和古寺的疏鐘，遠遠近近的村莊茅舍隱現於樹林的內外，上面有藍色的炊烟，悠悠地縷縷上升，農婦們帶着田裏的收穫，孩子們小小的肩膀上肩着農具，在落日的餘輝裏緩緩歸家，色彩的柔媚，情調的幽靜，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。

我們的祖國 這種淳樸美麗的境地，是我們的，是我們的祖國，也是我們的家園，多麼佳妙啊！對於我們的視覺、聽覺，是多麼甜淨幽美啊。但是當我們回頭看見樹蔭底下休息着的一隊傷兵的時候，那日積月累地堆積在我們記憶中的刻骨沉痛，又轟然湧上心頭來了。

是的，湖南這種田園的風景是美麗的，正像我中華古國其他各處的風物一樣，可是留在我們的想像中的是什麼呢？成千累萬爲日人炸彈所摧毀的城市與村鎮，和寄歇着無數爲日人所屠殺的同胞的冤魂，敗壁焦垣，森然挺立，像紀念碑似的象徵着人類蠻性的遺留，與正義人道的衰微，這是在巡視戰區後深刻的回憶，我願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共同奮鬥，戰勝日本，掃除當前的荆棘，恢復我們和平長城的偉大者光明。

——（摘自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四日至七日香港「大公報」）